

周末下馆子,本该愉悦的休闲时光却因一桩琐事跟老公吵起来,互不理睬。我转头向窗外默默垂泪,服务员小姐不识时务地送上菜单,我胡乱点了一个烤肉,其实一点没胃口。顾客都不说话,小姐只好沉默地烤肉,用她的职业素养冲淡现场的尴尬。她将烤好的肉顺手放在一个小碗里,离我最远的那个角落。我赌气不吃,继续扭头望着窗外。眼角余光发现老公拿起筷子:“饭总是要吃的。”正愤愤这头猪竟然还吃得下!只见他夹了一块肉夹头一转送到我的碗里来,然后第二块,第三块,一边嘴里念念有词:

“这个肉切得薄,很嫩,你咬得动。”我的心一下子软下来,再怎么吵,也还是一家人。爱的传递,就这么简单,一场天雷滚滚的暴风雨,终究是烟消云散。

经常去吃一家街头小饭店,在我的印象中,老板永远站在厨房里炒菜,终日烟熏火燎都快修成仙;老板娘则负责招呼客人,端菜倒水,洗碗清洁……一天又一天,循环往复。时间久了处成朋友,我心疼老板娘的辛苦,她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喜欢做饭呀,我不理解,再喜欢的事也架不住三百六十五天的重复呀。一日错过了饭点,忽见老板难得地出现在二楼客堂,忙完了厨房的活儿,他抓紧时间帮忙收拾台子。老板娘瞄一眼老板:“我们都抢着做事。他多做一点,我就少收台子。”多做几只碗多端几回盘子,好让老婆多坐几分钟多喝一口茶,多么淳朴又实在的表达,多么真情又贴切的告白。我忽然间看到了老板娘辛勤的动力,理解了当初那么多人追求的海上海小姐怎么就嫁给了曾一无所有的外来打工仔。

我有一女友,与伊先生通过相亲网站认识,彼时两人都已过而立之年。成年人的恋爱大多理性甚至冷静,男人明确表示想找个共同奋斗打拼的人生伴侣,女人也没有矫情地开出结婚List。经过长达半年多的线上沟通和线下交往,权衡利弊,确认彼此势均力敌,以双赢模式走到了一起。谋生,家务,敬老,带娃,没时间花前月下,少有你依我依,家就是陪伴过日子的现代经济共同体。

已有九十多年历史的著名旧式石库门里弄尚贤坊(淮海中路358号),始称尚贤堂,是沪上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因早先前任住过郁达夫、王映霞,还有革命元老陈云等,奇闻逸事甚多。余生亦晚,上世纪80年代方在“辣斯克”(最后)57号亭子间蜗居过三四年。鸳枕寡闻,名人轶事,一无所知;体味最多,倒是七十二家房客酸涩况味。

57个门牌号内,住户多达四百(户),内有独用煤卫者到底太少太少。故在人流比肩的淮海中路大弄堂口(对面比乐中学),大大咧咧设了两个开间大的男子小便池,连同倒粪处(不是男女厕所)。清晨,提个痰盂罐,高档的拎个白瓷马桶,光顾者接二连三,挺热闹的,也属完成谁都不免的“头等任务”。鄙人自也是日复一日的庸人之一。

我家,从来都是从淮海路淡水路转角处的一米多宽的小弄堂(57号后门)穿过五六户人家的共用灶间,径上既陡又窄之梯,走进安身之处十平方米亭子间。进门处,我安了个双层单人铁床,留有放张小桌子、摊条小席子的空间,还算悠闲。让人受不了的,是酷暑盛夏,头顶上公用晒台,烈日暴晒,脚下公用厨房,五六户人家蒸爆烹炒,我辈几在火上烤,日脚难熬,无以言表。

与小弄堂暨我家亭子间一墙之隔的,是正门设在金陵西路淡水路口的嵩山饭店。饭店有点规模,霓虹灯招牌,每字几有一人硕大,天天弹眼落睛,台型扎足。“近居”数年,我从未走进饭店的幸运,但我清晰知晓霓虹招牌的后方,便是至关重要的锅炉房餐厅之类。再往前那几步,尽头有一块比篮球场还大的露台,紧贴着尚贤坊底的小弄堂,两米之遥即为我的亭子间小窗户。露台上,赫然雄踞着两人多高、三四个人不一定能合抱的储水罐。为保洁更为保温计,裹着身石棉大衣护甲。庞然大物,天天瞄准我家小窗,吐泄噪声,声声不息;扩散雾气,淋漓迷目。

不知什么时日起,饭店进餐的霓虹灯牌号,断了胳膊又缺了腿。“饭店”缺“食”丢“冠”,沦为“反占”,逼人捂嘴哑舌。几多时日?记不得了。大概直至我搬离尚贤坊时依然。反正,饭店东依西傍马当路、淡水路,朝南更有淮海中路,闹热着哩,不缺人气。今又想起,当年的苦日脚早已过去,唯余这些琐碎,思之笑疼肚皮。

可这两位务实的烟火男女还是在严谨的科学框架里过出一些浪漫情节来。

他们喜欢拍照,尤喜“合家欢”。每年的某一个日子,一家四口整整齐齐,换上亲子装,声势隆重地去影楼相馆拍一套全家福写真。一转眼这事已坚持了十年,变成属于他们家庭的一个节日和一种习惯。我很好奇,长相普通,亦非自恋高调之人,他们为何年年郑重其事乐此不疲呢?一日聚餐,谈到家庭教育,我称赞女友对一双儿女一视同仁,没有重男轻女之嫌。女友淡淡一笑说:“娃爸的原生家庭不但没有重男轻女,恰恰相反,他们重女轻男。因为小时候姐姐身体不好,家里所有的重心都向姐姐倾斜,弟弟反而被忽视了。家里摆的都是姐姐的照片,弟弟从小到大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我希望我们这个家里能给他多拍点照片,每年一起拍张全家福。”

这就是爱情

湘君

照片被摆在家里最显眼的C位,放在她办公室的电脑旁,也会定期出现在她的朋友圈里。那些照片,是她对他的理解和体恤,是她给他童年的弥补,也代表着家庭成员对他的重视与满满的爱。生活不易,日子烦琐,顾不上谈情说爱,但她心里牢牢记得这个线索:“只为他做好这一件事,言出必行。”成年人的浪漫像当春好雨,不易察觉,悄无声息地润泽彼此坚强背后的柔软心田。女友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先生一直静静地不言语,只是在桌子底下握住了她的手。

一提起爱情,人们瞬间神思恍惚,仿佛它已离开这个世界飞往另一个次元。尤其在AI也会智能仿生的时代,爱似即将沦为上古课题。幸好尚有女友这般兰心蕙质之人为我们示范带有浓重古早气息的爱情——用心,坚持,简简单单,一件足矣。行文至此,忽然想起多年前一位朋友转述的真人真事,虽然如今听起来颇有几分段手子的搞怪色彩。朋友单位有一对模范夫妻,丈夫狐臭严重,但人家偏偏伉俪情深形影不离。每每被同事们追问“你真的不觉得味道怪吗?”妻子神色温柔,淡然作答:“我真的没觉得,反倒闻起来有种切葱的香味道。”“毫无疑问,”朋友一锤定音,“这就是爱情!”



在南方的海滨城市猫冬,当雨水不知疲惫地弹奏着绿叶琴键,用成串的音乐把窗外填满时,我用毯子裹住自己模糊的影子,不急不缓地酝酿起美梦。待阳光把影子放出来,我便将身体也从房间放出来,任颜色、形状和气味填满五感。

每次出门我都期盼能遇见蝴蝶。凤蝶是才华横溢的服装造型师,比如金斑喙凤蝶,后翅尾端轮廓像被精心裁剪过,色彩华丽得宛若静止了极光。蛱蝶是慧心巧思的画家,比如黑凤尾蛱蝶,前翅腹面的外缘勾勒着几颗充满童趣的爱心,外翅对赭石色的运用又让人联想起古朴的史前壁画。连灰蝶也能带来惊喜,浓紫彩灰蝶雄蝶的翅膀腹面是炽热的红,耀眼的黄,背面则是悠远的黑,静谧的紫,仿佛昼夜的分界线就是它薄薄的蝶翼……

我掏手机的速度常常跟不上蝶儿消失的速度,它们会停在我停不了的地方,飞在我飞不到的半空,还会像大明星一样因光线、角度不佳婉拒我的拍照请求。所以无论是微

那只冬天的蝴蝶

阿伟为

扇翅膀、轻移足尖的蝴蝶,还是成双成对、醉舞花间的蝴蝶,一旦撞进我眼里,就会被我的心反复描摹。

虽然身处南方,但在冬日露面的蝴蝶还是会相对少些,遇见了自然欣喜。有道是庄子的追随者常有,美到入梦的蝴蝶不常有。这种求而不得,直教人起了心绪,断了头绪。

盯着花草找总是不错的吧,蝴蝶不在,我看到了一丛斑斓。我常使用的词语是“五彩斑斓”,但在这里,斑斓叶是翠绿的。斑斓糕、斑斓煎饼,有它参与的食物都被染成了碧色。斑斓泡芙新鲜出炉,咬一口总难免爆浆,于是嘴角也被粘上了滚烫的香甜的绿。

嗅着甜味找总会发现的吧,蝴蝶不在,我闻到了杂粮的香。我常使用的词语是“五谷杂粮”,但在这里,清补凉、芒果肠粉这些甜食都属

于杂粮小吃。食量小的人一餐就饱了,对于其他人,走过路过,让清甜爽滑的小吃溜溜肚子,也是十分惬意。

至于正餐,反正蝴蝶不在,去哪家糟粕醋火锅店解决吧。我常使用的词语是“去除糟粕”,但在这里,糟粕醋因为能搭配多种材料制作成火锅、米粉等美食而备受喜爱。当海鲜和时蔬纷纷跃入酸、辣、咸、鲜兼具的米白色汤底,这是“糟粕”开会,也是群英荟萃。

品尝它们,还能同时咀嚼语语细腻差异中隐含的妙处。这种差异由不同地域的文化赋予,就如蝴蝶的翅膀因不同颜色的祝福变得五彩斑斓。

再次推开门,久寻不见的蝴蝶来主动打照面了,小小一朵,像谁笑了卷起的酒窝般在空中打个旋儿,可爱得紧。它在告诉我:那个模糊的美梦,从温暖的怀抱中走出来,遇到阳光会展翅成一片明媚的芳草。那只冬天的蝴蝶,你知道它在某处存在就很好,你等着和它相遇也很好,它会引着你看见更多的美好。

冯梦云的最后时刻

祝淳翔

著名报人冯梦云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惨死于日寇屠刀。1946年9月1日是当时的记者节,上午十时半市记者公会借市商会大礼堂开会,次日上午举行了上海市新闻界抗战殉难烈士追悼大会。9月2日《中央日报》刊有《上海市新闻界抗战殉难烈士纪念特刊》,如此描述:“冯烈士梦云,化名方功懋,任《正言报》经理,于民国卅一年十一月廿六日被寇军捕去,坚贞不屈。至卅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遇害,时年四十三岁。”

1951年3月1日,唐大郎在《亦报》发表《梦云

痛事》,称其“受日兽兵的酷刑和屠杀而死”。“在他写字间里,抄出他剪贴好了自己写述的社评,经日寇证明他不是‘良民’,从此禁锢起来……好久以后,他叫人拿他的衬衫裤出来更换,每次换下的衣裳,总有许多血斑。我们曾听得与他同囚的人出来,兽兵常在酷寒的天气里,将他剥光了衣履,在雪地用鞭子乱抽。又经过许多日子,他家里人说出来,梦云已移禁在虹口日寇的海军司令部里,骸骨也没送还冯家。”这些内容,俱有所本。

1945年8月30日上海《正报》刊《冯梦云生死不明》一文,称:“……名记者冯梦云,亦于其时被逮,则迄今四年,独无音息,不仅下落未明,抑且生死莫卜也!其友好及家属,初曾力图营救,顾仅获得一纸模糊之狱囚照影,为于思绕烦状者。后此即无消息可闻。”该文亦述及被捕原因:“经人告密,从其服

务之正言报社复壁中,搜获由渠保管之抗日文件甚多;且兼该报虽告停刊,前此固曾激烈抗日,冯系干部中人,又为结束报务事宜之主持者,遂被认为案情重大。”又提及最近访得当时的一个同狱犯,据此人说,“在去年二月二十七日,尝见其为日军提去,时囑脱去红色罪衣,易穿便服而出,后即未见回狱。……当时倘非释出,必为杀害无疑云云。”可知冯梦云之逝日,实基于该狱友之言。

另据沈寂《抗日爱国报人冯梦云》(原载《上海滩》2000年第12期),称冯被捕后,整整二十天杳无音信,忽有一姓宋的悄悄上门,带来一封信及血衣。来人将冯梦云在狱中的情形相告:日本宪兵在审问时,将搜查得来的报



廊桥夕影 摄于蟠龙古镇 钱政兴

刊“罪证”一一出示,逼冯交代。冯一口否认,日寇“残暴地对他施以酷刑,还把他身体浸入大水缸里,让肮脏的污水侵蚀他鲜血淋漓的伤口”,最后屈打成招。——读《爱国报人冯梦云》一书中收录冯的“狱中八信”,第四信中有:“我于十二月九日在宪兵队上午接到衣服,下午解到此间。在宪兵队因不堪重刑,已据认我在《正言》任总务课主任,在《文汇》任发行部主任,动机皆为抗日,证物有:《战时日报》数张,旧剪报稿一批,《时代青年》一册,《鲁迅风》数册,《正言》图章数只,在《正言》《文汇》写稿曾刊登。实则都是屈招……”第八信,则提及“我以前身重一百六十磅,今只百磅左右”。可谓惨矣。

回到1945年8月25日,《力报》刊着《访冯梦云君下落》:“故友冯梦云君,于二年前因事被执,迄今下落不明,倘有人知其生死存亡者,乞以电话或致函通知下列诸人”。下文列出陈蝶衣等人联系方式。三个多月后,何海生《悼冯梦云兼忆柯灵》(《华北日报》1945年12月8日)提及:“接到上海《大英夜报》副刊编辑陈蝶衣兄的来信,报告我一个惨痛的消息,原信说:‘梦云兄殉难已证实,系被解剖而死,至惨,追念逝者,往往椎心。’这寥寥几十个字,映入我的眼帘,我疯狂地用拳头击着桌子,几乎要放声大哭。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人与人之间,竟会有这样残酷的行为!”如今读来,亦令人心跳加速。

断想

黄崇义

胆怯或许与生俱来,而恐惧却往往扎根于成长的土壤。社交恐惧的背后,往往藏着自卑的影子。面对普通人,我们或许能从容自若;而遇见显赫之人,却常手足无措——这恰是内心天平失衡的证明。

陌生的环境和对象总让人不安,这在销售行业却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克服之道别无他法,唯有用重复拜访将陌生碾成熟悉。

公开演讲的机会于常人虽不多,但当众发言时的忐忑却是共有的体验。与其自欺欺人地说将听众视若草芥,不如小酌半杯来得实在——酒壮人胆。恐惧一旦成型,便如影随形难以摆脱。但只要它不曾吞噬生活的光彩,便算不得病态。毕竟,适度的恐惧让我们保持清醒,恰如夜色中的微光,既映照危险,也守护安宁。

七夕会

挪威东部泰勒马克郡的留坎,因每年七个月被群山遮蔽阳光,获称“世界最暗小镇”。为驱散幽暗,当地人斥资500万挪威克朗在山顶架起“人造太阳”,这独特的创举让它成了无数旅人向往的打卡秘境。挪威冬假期间,我们避开峡湾与滑雪胜地,专程奔赴这座小镇。

从南方海滨小城出发,驾车沿着向北盘旋的山路前行。刚入镇,清新草木气息便萦绕鼻尖,挪威枫如沉默的守护者矗立路边,金子般的阳光正洒满街巷——我们恰巧赶上“人造太阳”的馈赠时光。这座袖珍小镇,市中心不过几条马路、几家小店,橱窗里泰勒马克郡的苹果泛着诱人光泽,最惹眼的是挪威传统服饰巴纳德,色彩鲜艳的衣料绣着繁复花纹,缀着银光饰品。当地人称,婚礼、洗礼等重要场合,人们必会身着巴纳德,男子

穿时按传统还要佩一把华丽短刀。沿街的五彩木屋勾人目光,北欧人用苔藓绿、泥土棕、积雪白、浆果红等自然色彩粉刷房屋,仿佛要将阳光暖意永驻墙上。留坎房价亲民,一套公寓仅需几十万挪威克朗,与首都奥斯陆相差悬殊,却仍留不住年轻一代,如今小镇常住人口三千有

打卡最“黑暗”小镇

蒋仲铭

鲜有人知,这座偏居一隅的小镇曾是挪威现代工业发祥地。上世纪初,海德鲁公司看中这里104米落差瀑布,借其电能建起化肥厂,百余工人扎根于此,让留坎从荒野发展为万人小镇。繁华背后,是当地人难言的烦恼。四面环山的地势,让它每年9月至次年3月不见阳光,居民曾需乘缆车到山顶晒太阳。2013年,镇政府经五年讨论,在山上安装了三面巨镜反光装置,它们如向日葵般追着太阳调整角度,每天为镇中心广场带来两小时日照,让温度提升3℃。如今的留坎早已不复沉寂,苍

天映碧水,阳光满广场。天然冰面上,男孩们踩冰刀恣意滑行,笑声飞扬。“这衣裳是奶奶传我的,每年太阳‘照’进镇子时穿最应景。”街角,身穿巴纳德的老妇人笑着搭话,她指了指天空,“以前冬天只能盼着上山晒太阳,现在呀,坐在家门口就能暖乎乎”。

夜幕降临,枕着民宿窗外的风声入眠,我忽然懂得,留坎的魅力从不止那轮“人造太阳”。它藏在群山褶皱里,藏在居民笑容中,更藏在人类与自然博弈时,那份永不言弃的智慧与勇气里。

旅游